

人物

艺术中国

AAC

毛焰·

绘画就是我一生的梦想，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

文 / 孟玉芳



在架上绘画被观念、新媒体、装置甚至行为等艺术挤压和冲击的当下，毛焰坚守着自己的肖像创作，并使其成为一种脱离了种族、性别和个性等个人特征之后杂糅了社会、历史和人文等因素的关乎其个人情绪的精神符号（栗宪庭语）。他以面孔为媒介，赋予画面思想和精神力量，用生动灵活的笔触书写和交织由微妙色彩和丰富层次构成的无限世界。他的观念性肖像绘画极具精神内涵，具有鲜明的人文倾向和理性色彩，代表着中国写实主义绘画的新高度。

毛焰的展览一直较为频繁，2012年6月，毛焰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在当代：2012中国油画双年展”。同年11月，大未来林舍画廊推出“绘画之中—毛焰师生展”，邀请了毛焰领其执教之南京艺术学院的四位杰出学生共同联展。今年3月，今日美术馆的“面对面——中荷肖像画及室内绘画”展览中，毛焰携自己连续绘制十几年的“托马斯系列”亮相。

十几年画一个人 毛焰的缪斯——托马斯

据毛焰回忆，大概是在1999年的时候，他开始画托马斯。毛焰在一个偶然的饭局上，认识了前来南京学习汉语的托马斯。毛焰说，决定画托马斯也只是一时的想法，没想到越画越顺手，越画越有感觉，更没想到的是《托马斯肖像系列》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地位。而托马斯无疑也是一个好模特，“我总是不间断地拍托马斯，让他摆出别扭的姿势。”从毛焰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性感的托马斯、迷离的托马斯、空灵的托马斯，托马斯配合毛焰拍了很多很多各种富有表现力的照片。

“十几年就画托马斯一人”对于毛焰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其实很简单、形象很单一，对我来讲比较方便，比较简单，不需要面临别的太多的考虑，能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花了十几年画他，等于画了一沓画的概念，就是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画一个单一的形象”。

如果从初衷来说，或许是因为毛焰喜欢托马斯身上没有任何的附属性，和“当代中国艺术”这些概念没有关系，让他能够专心探索绘画语言。

毛焰喜欢古典艺术，也喜欢当代艺术，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作品是否“当代”，他觉得这一点也不重要，而且这样看艺术作品太过简单化。但他的肖像画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肖像画，他只是借助了一些人物形象呈现出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精神状况。从早期的激烈、尖锐和敏感到近期的平淡、虚幻以及温和，“都是我对自己的一些认识而已，当然，这里面更多的也是对绘画的一些认识。”对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变化，

就像一年四季的变化一样，“比如说我近期的《托马斯》眼睛又开始睁开了，又开始脱离开一些所谓宁静、安静、虚无的状态，现在又开始有所变化”。除此之外，毛焰也开始逐渐展开，在创作中增加一些新的形象和人物。

绘画就是我一生的梦想，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

自幼年起，毛焰就在父亲的启蒙下学习绘画，富于天分。中央美术学院多年系统而严格的教育，造就了他坚实的专业基础。在对西方油画传统深入学习的同时，毛焰一方面醉心于丢勒、戈雅等大师的古典主义，一方面又汲取现代新表现主义的精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极端高超的绘画技巧细致入微地刻画出行神兼备、“神超理得”的自然境界，使肖像绘画趋于完美。

毛焰在绘画上可谓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当然用他的话来说是“想尽可能的更好一点，更加达到自我的要求”。坊间传言，毛焰参加展览的作品中，经常会有并未完成的作品，但一般观众怎么看得出来？等到展览结束，毛焰再把作品拿回画室，慢慢去继续深入，继续塑造。对此，毛焰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有的时候绘画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没完没了的，实际上说每一件作品里边都会留下很多的遗憾”。

生活中有些不羁的毛焰，在绘画上却是完全相反，三四岁开始画画，画了这么多年，毛焰认为自己心中对画画是有很多要求和标准，他想尽可能的，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接近心中的一些东西。不惑之年已然过半的毛焰随着年龄阅历等各方面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完全在绘画当中。“怎么讲呢？”他说，“这是我所有的乐趣，所有的感觉的东西全部基于我的绘画”。

对毛焰而言，绘画是一生的梦想，“绘画就是我一生的梦想，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信念，我相信我完全敬仰这个事情，所以我认认真真做这个事情，我不会随随便便，乱七八糟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从小就形成的一个与生俱来的概念，我对这个事情觉得它需要你全部的情感，全部的能量、力量，全部的投入在里边，我觉得绘画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

南京，梦想生长之地

1991年，毛焰自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很被动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当时，尽管他的系主任和导师想尽办法，但由于历史原因，八五、八六、八七三届学生绝对不能留京，原则上打回原籍。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到南京，因为对他而言最低的底线就是，





02>Portrait of Thomas Commemoration No.1 / 毛焰

“只要能画画，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他就这样来到南京，在南京艺术学院当了一名普通助教。

一个人漂在南京，看似不如意的人生际遇，却恰恰让毛焰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他开始考虑绘画跟自己的根本关系，“绘画的意义对我来讲到底是什么，包括现在我也时时刻刻在考虑这个问题，在想绘画对我来讲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这个里边对我来讲，对我的生活、生命、情感来讲，对我的所有东西它的反馈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考虑，因为如果说信念也可以，但是我认为就是一种宿命，让我所有的东西都基于这个考虑。我尽可能地让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纯粹一点，我一直要考虑，要保有纯粹的可能。”

在南京的毛焰练就了沉静的心态，不刻意追求什么，艺术上也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地顺着事情本身的“道”去生长、变化，“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个里边”，就如苏东坡的那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文化中所有的事情最后都讲一个“道”，远离浮躁隐居南京的毛焰对自己的绘画之“道”有深切体悟，就是——顺着你自己对生命，对历史，对人的一种态度。“因为绘画本身是一个很微小的事情，绘画本身是小而又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很简单的，不是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获得对生命的感受，对历史的感受，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感受很多丰富的情感，绘画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这样的平台。我通过绘画可以感受到非常丰富的东西，非常丰富的信息，非常丰富的情感体会，所以我觉得你要进入到这个里边，就是始终把一个绘画放在你对生命的理解中，放在时间、记忆、历史，你的内心，人的人性中，在这个里面考虑，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能感受到的东西会是那么多，你通过绘画的平台、过程、事情本身去感受，很多东西会通过你的笔端，自然而然地显现，很多的信息也会透露出来。我觉得绘画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要去提炼一些东西，哪怕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一点点东西里边可能就包含了很丰富的元素，而它们一定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的。”



03> Portrait of Thomas, 2004 no. 5 / 毛焰

记者采访毛焰的时候，他正忙于为今年5月即将在佩斯北京举办的个展筹备作品，下午画画，每天如是，不允打扰。这种人生态度与其作品的灰色颇为相衬，不温不火，却有着最宽广的内在。从最初的“朋友系列”到“托马斯系列”，再到现在毛焰在创作中加入的新的形象，这种“比透明更白”的灰度一直更加进入我们的内心，滋生出与毛焰可相望的对艺术的虔诚。